

短篇小说选

1949—1979



短篇小说选(四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434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9 $\frac{1}{2}$ 插页2

1980年5月北京第1版 198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,001—100,000

书号10019·2959 定价1.60元

编 选 说 明

建国之初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号题词：“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”，向我国文艺工作者发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热情号召。三十年来，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，我国文艺事业有了很大发展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断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，积极努力，创作出了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。但是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期，他们炮制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在文艺界疯狂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，残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，使得我国文艺园地百花零落，万马齐喑。万恶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相继被打倒，我国的文艺事业重新得到蓬勃发展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，华主席为《人民文学》题词：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。”给我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，引导我国的文艺创作日益走向百花争艳的局面。目前，在新的长征路上，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在努力创作崭新的作品，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新贡献。

三十年来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之中，短篇小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。三十年中间，虽然一度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摧残和破坏，但是总的说来，我国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队伍茁壮成长，新人辈出。报刊发表和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短篇小

说，题材广阔，风格和手法丰富多彩，其中许多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这些作品，反映了时代风貌，配合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三大革命运动，有力地发挥了“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”的战斗作用。

为了比较集中地展示建国三十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可喜成果，宣扬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中的胜利，以无可批驳的事实戳穿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强加给我国文艺界的各种罪名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选集。

选集所收作品，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、艺术水平和不同的特色；并顾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，作品题材、风格和手法的多样。读者的评价和反映，已产生的社会效果，是选收作品的重要依据。某些虽有缺点而主要思想内容积极、健康的作品，也加以选收。选集目次，大体上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。根据篇幅情况，分册陆续出版。由于编辑水平有限，资料搜集不足，这部选集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，切盼得到广大读者、作者和各有关方面的批评、帮助，我们将在再版或出版最后一册时改正和补遗。

谨以此书作为献礼，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诞生三十周年。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

一九七八年十月

目 录

我的第一个上级.....	马 烽 (1)
潘虎.....	邓 洪 (17)
两匹瘦马.....	李 准 (27)
光辉的里程.....	杜鹏程 (39)
竞赛的第一天.....	李 乔 (57)
万姐.....	菡 子 (72)
回国以前.....	冰 心 (86)
解放前夕一小镇.....	李劫人 (96)
没有织完的筒裙.....	杨 苏 (103)
太阳刚刚出山.....	马 烽 (111)
第一课.....	唐克新 (128)
小仆人.....	叶君健 (137)
欢乐的离别.....	万国儒 (149)
夜班勤务.....	胡 奇 (154)
静静的产院.....	茹志鹃 (165)
民兵营长.....	张 勤 (186)
鸭寮纪事.....	陈残云 (199)
耕云记.....	李 准 (213)
你追我赶.....	沙 汀 (245)
社娃.....	葛 洛 (260)

新生	林斤澜 (295)
三走严庄	茹志鹃 (305)
马兰	李 季 (328)
拔旗	刘澍德 (344)
葛师傅	陆文夫 (366)
惠嫂	王宗元 (376)
下山	郭小川 (389)
沙滩上	王汶石 (403)
山区收购站	骆宾基 (436)
团圆	巴 金 (464)
张满贞	周立波 (505)
水手长的故事	高 源 (514)
在软席卧车里	欧阳山 (539)
最有办法的人	马识途 (551)
珍贵的种子	杨 啸 (569)
葛梅	管 桦 (586)
两个队长	吉学霭 (596)
彩霞万里	凤 章 (605)

我的第一个上级

马 烽

去年夏天，我在省水利学校毕业以后，很快就被分配到这个县来工作。当时，心里觉得很是不平静，说不来是兴奋，还是紧张。大约初次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学生，都有过这种心情。

那次，我是骑着自行车，带着行李赶来“上任”的。我所以不搭汽车，目的是要进行一次长途锻炼。今后要在农村工作了，没有这种本领还行？那天，我天不明就动身走，到达县城的时候，已经快晌午了。一进城就碰上件不顺气的事：我骑着自行车正往前走，迎面来了个老头，这真是个怪人。天气这么热，正是三伏时候，街上所有的人都穿着单衣服，有的只穿着个汗背心；而他却披着件夹衣，下身穿着条黑棉裤，裤脚还是扎住的，头上又戴了顶大草帽。这不知道是嫌热，还是怕冷？他低着头，驼着背，倒背着手，迈着八字步朝我走过来。我早就响起了车铃，他连头都没有抬一下，仍然慢吞吞地在街心迈八字步。直到相离只有几尺远的时候，他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向右边挪了两步。可是，已经晚了。因为我见他不让路，本打算从右边绕过他去，谁知他也往右边躲，正好碰上。“说时迟，那时快”，猛然一下就把他撞倒，我也从车上跌下来了。我走的又累又饿，刚才他不让路就窝着一肚火，这一下更火了。我爬起来边扶自行车，边大声吼道：“你就不长着耳朵？听不见铃响？”我说了这么一句没礼貌的

话，当时就有点后悔，他并不是不让路，只是迟了点。再说他被自行车撞倒，心里还能痛快？我想他决不会和我善罢甘休，看来是非吵一架不可了。谁知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他捡起草帽，一边慢慢往起爬，一边和和平平地说道：“你也别发火，我也不要生气。反正都跌倒了，各人爬起来走吧！”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面孔，原来不是什么老头，看样子顶多不过四十岁。四方脸，光头，面色苍白，脸上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。他站起来看了我一眼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照旧背起手，低着头，迈着八字步走了，好象根本没和我发生任何纠葛一样。我被他这种冷淡的态度，弄得不知该怎么好了。一直望到他拐进另一条街，我才推上自行车继续往前走。心里不由得说：这可真是个怪人。

那天，我一到县委组织部，马上就把工作确定了。组织部要我暂时先到防汛指挥部去协助工作。我二话没说就去了。

防汛指挥部就在组织部这个院子里，占着一间大南房。接待我的的是一个岁数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。他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秦永昌。以后你就叫我老秦吧。叫小秦也可以，随你的便。”接着又指指这间房子说：“这就是咱们办公的地方，也是宿舍，也是会客室……这叫综合利用。”看起来小秦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，也是个热情的人。他边说边就帮我铺床、整理东西，一转身又打来了一壶洗脸水，还端来半个大西瓜。没过了一个钟头，我们就象朋友一样熟悉了。

午睡起来以后，小秦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工作情况：防汛指挥部是个临时组织，总指挥是县委第一书记，副总指挥是农建局田副局长，其他各股的负责人，也都是各单位负责干部兼任的。说来说去，实际上专职搞这个工作的只有他一个人，而他也是临时从水利科调来的。我问小秦：“具体业务谁领导？”小秦说：“田

副局长。走，我先引你去见见他。”说着站起身来就往外走。我也只好跟着他出来。

农建局就在县委会斜对门，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。田副局长住在东房里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只见田副局长蹲在椅子上，低着头，好象在写读书笔记。旁边放着一本翻开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字里行间划了许多圈圈道道。小秦说：“老田，组织部给咱们调来个同志。”他连头都没抬，只说了句：“好嘛！”小秦忙又向他介绍道：“这是彭杰同志。水利学校刚毕业的洋学生。”这时他才放下笔，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，我一看到他的面孔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这可真是“无巧不成书”，原来我的这位“顶头上司”，就是上午被我在街上撞倒的那个人，我想起那句没礼貌的话，心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小秦在这里好象是主人一样，他搬了个椅子让我坐，又从暖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，随手又去整理桌子上乱七八糟的书报。老田蹲在椅子上没动，向我简单地说了说应该做的工作：他要我先熟悉一下全县的河流渠道，然后再到几个重点村去跑跑。他讲话的声音很低，很慢，好象没有吃饱饭一样。谈完工作，他忽然向我说道：“刚才我就看你有点面熟，好象见过。唔，对，是见过。”小秦抢着问道：“在哪里见过？”我觉得我的脸刷一下红了。不知该怎么说好了。幸好这时进来一个干部，给老田送来一份公文，要他签字，这才算救了我的驾。

我们回到办公室以后，小秦又追问我什么时候和老田认识的。我只好把上午撞车的事给他说了一遍。小秦说：“没啥，老田根本就不会计较这些事，你别多心。”我说：“当时我确实是有气。我摇了半天车铃，他连头都没抬一下。”小秦笑着说：“你摇铃管啥用，就是打炮他也不一定理你，他就是那么个痼性

子人！”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件老田的故事。他说：有一次老田下乡去了，独个住在一间房子里。半夜里起了大风，忽然房顶上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把他惊醒了。他躺在被窝里动都没动，拿手电向屋顶照了照，只见房梁快要折断了，好象马上就要倒塌的样子。他看了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就不信等不到明天！”翻了个身，又睡着了。

我听完，差点笑出眼泪来。我说这是小秦编造的，他没敢肯定确有其事。只是笑着说：“信不信由你，仅供参考。”

我来了还不到一个星期，和老田的接触还不多，他只来过我们办公室两次，我和小秦去给他汇报过一次各地防汛工作的准备情况。但就从这些接触当中，我觉着他确实是个疲疲沓沓的人。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，背着手，慢慢地迈着八字步；讲起话来总是少气无力；处理问题总是没紧没慢拖拖拉拉。好象什么事都不能使他激动。我遇到这么个倒霉上级，心里真有点恼火。不过，他交代给我的工作，我还是尽力去做了。

这期间，我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情况，同时也要帮助小秦督促各乡进行防汛的准备工作。我把全县的河流渠道图看了好多遍，读了好多有关洪水的资料。全县境内，总共有三条河流，都是由西向东，由山区流向平川。说是河流，实际上都是干的。根据资料看，解放以来，只有一九五四年八月间，发过一次特大洪水。以后，几年都是平安无事。我想今年大约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，因为眼看汛期就快过去了，还没有一点音讯。谁知就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九天夜里，山洪暴发了。

那天白天，晴空万里，气象预报也没讲有暴雨。只是傍晚时候，西边有一片浓云。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，小秦已经躺下了，我坐在灯下正给他读一篇小说。忽然电话铃响了，我忙扔下书

本抓起了耳机。电话是张家沟水委会打来的，说永安河发山洪了，估计有一百多个流量。我听完吃了一惊，因为从资料上还没发现这条河有过这么大的洪水，一九五四年也只不过是七十个流量。我放下耳机，忙把这个消息告给小秦。我们正在分头给沿河各村打电话的时候，另一个电话铃响了。是安乐庄打来的。这可真是个使人吃惊的消息，简直把我吓慌了。我扔下耳机说了句：“安乐庄决口了！”匆匆忙忙就往外跑，我得赶快把这消息告给老田。总指挥到地委开会去了，只有去找他商量办法了。我一口气跑到农建局，推开他的房门，就撞了进去。他已经睡下了，灯还没熄。我一进门就大声喊道：“老田，快起，永安河发洪水！安乐庄决口了！”他一只手撑着床，支起半个身子来问道：“安乐庄什么地方决口了？”我告他说在汽车路东，决口有四丈多宽。我想他一定会马上起来穿衣服，跟我到指挥部去。谁知他听完，反而躺下了，平平淡淡地说：“没甚要紧，这只是下游几个村少浇点地。”当时我又急又气地说道：“你知道有多么大流量？一百多个！”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那更没办法！反正堵也堵不住。任由它流吧。”我听他这么说，真想扑上去把他拉起来，狠狠地揍他一顿。这算什么防汛副总指挥？简直疲沓的太不象话了。

正在这时，小秦慌慌急急跑来了，一进门就大声说：“三岔河也发洪了！”他的话音刚落，老田就象中了电似地“呼”一下坐了起来，睁大眼睛急问道：“多大流量？”小秦说电话是三岔乡秘书打的，他弄不清流量，只说水已经漫到龙王庙背后了。老田说：“那至少有九十个。”他一面急忙穿衣服，一面向我们说：“赶快通知海门村、田家庄，全体上堤。快！”我和小秦扭身就往回跑。

我跑回办公室的时候，只见房里有好些人：新调来的郝书记，县委办公室王主任，兵役局牛局长，另外还有农村工作部的

几个干事。很显然这是小秦通知他们的。他们有的在打电话，有的正围着河流渠道图争论什么。人们的脸色都很严肃，屋子里的空气非常紧张。他们一见我两个进来，都急着问道：“老田来了没有？”小秦说：“就来！”我忙去给海门村打电话。刚把电话打完，老田已经来了，一手提着根棍子，一手拿着件雨衣，虽然还是那身穿戴，但神气全变了。精神抖擞，满面红光，脸上的表情又严肃又冷静。他大踏步跑进来，把手里的东西扔在床上，冲着兵役局牛局长说：“马上把城关基干民兵集合起来，带到东会南堤上去，你亲自去！”牛局长象是接到了将军的命令，什么话也没有讲，应了声“是”，转身就走了。老田又向办公室王主任说：“赶快把汽车开到门口。”然后他就抓起耳机来给各村打电话。

大家都悄悄地望着他，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。他大声地对着耳机喊道：“电话局，马上接杜村，上舍，古城……杜村，你是谁？……我是老田。听着，把三支渠的闸拨开一孔……什么？已经全拔开了？我就怕你们来这么一手，马上闸住两孔……渠道是去年冬天新修的，怎么能一下放那么大的水？出了乱子怎么办？……不要担心浇不了多少地，后半夜有大水。你把闸口把守好吧！”他放下这个耳机，马上又抓起另一个，详细的指示上舍和古城：要防守哪段河堤，开哪个支渠闸，闭哪个支渠闸，先往哪个水库蓄，后往哪个水库蓄……我听他这么讲，忙把河流渠道图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。他根本没看一眼，继续讲他的。他连哪条斗渠应当如何，哪条浓渠应当怎样都讲了出来。他对这些渠道的熟悉程度，简直使人吃惊，好象在数自己的手指头一样。

老田打完电话，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，对王主任说：“老王，你和小秦在这里守电话。郝书记，你们去睡觉去吧。”回头对我说：

“咱俩到海门去，恐怕那里南堤要出问题。”我说：“南堤很结实，是北堤单薄一些。”前天我才去了海门一趟，这点我知道的很清楚。他说：“你不看外边刮着东北风？”他这么一讲，我才想起刚才出去的时候，外边确实是起风了。不过我根本没注意风的方向。这时王主任对老田说：“你身体不好，我去吧，你在家指挥。”老田说：“你去不抵事！”说着拿上棍子和雨衣就往外走。我拿了件棉袄也跟了出来。吉普车早已停在大门口了。我们上了车，老田说：“到海门去，开快点。”车子马上就开动了。

这天晚上，老田的这种变化，给我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。洪水一来，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。我真没有想到他这么果断，自信心这么强！但也有些事使我迷惑不解：两条河都发了洪水，安乐庄还决了口，他一点都不着急，也没采取任何措施；而三岔河只有九十多个流量，为什么就急成那个样子？我知道三岔河以往是条害河，可是近几年筑了不少分洪工程。去年冬天还修了好几个平地水库。下游河道也很宽，可以通过二百个流量。难道九十个流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他说后半夜有大水，根据是什么呢？

在车上，我向他提出了这些问题。他反问道：“永安河坡度比例多少？”我说：“千分之五十。”他又问道：“上游来水面积有多大？”我说：“九平方里左右。”这些数字我早背熟了。他听完我的回答说：“对，这就是永安河的特点。坡度大，洪水来源少。别看来势猛，顶多四个钟头河里就干了，四个钟头能把口子堵住？再说，不堵危害也不大，安乐庄汽车路东种的都是高秆作物，过一下水也淹不死。水从那里漫下去就入了丰收渠，正好浇他们村北的老旱地。”我忙又问道：“三岔河后半夜真的会有大水？”他说：“没错，这九十个水量是正沟的水，南沟北沟山上覆盖多，水

下来要慢一些，至少要差三个钟头。可不就在后半夜。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这条河愈往下游坡度愈小，到海门夹沙畛一带，只留下千分之一了！你想想，水量大，泄洪慢，这不要命？真要命！”他说完沉默了，显然是在为海门担心事。我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心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：我初来那天，小秦给我介绍情况的时候，曾经说过老田是县里的“土”水利专家，当时我没有在意，后来看到他是那么个样子，我只当小秦开玩笑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小秦讲的是正经话，就凭这几手，老田确实也够得上个专家。

县城距海门有二十多里路，汽车开到离海门还有三里多的时候，老田要司机把车停下来。他说：“前边二支渠已经有水了，你返回去吧！”司机只好把车刹住，我也只好随他下了车。

天上月黑星稀。我们迎着东北风往前走。老田拄着棍子在前边引路，我紧紧跟在他后面。他走的飞快，我几乎是小跑才能追得上。走到二支渠上，渠里果然有水了。我们涉水过去，没进海门村，顺小路直奔南堤。通过一片高粱地，远远就看到堤堰上有许多灯笼晃来晃去。隐隐约约还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和水的吼声。老田步子更快了，我气喘吁吁地跟着他奔跑。爬上南堤的时候，只见河里的水已经漫到平台上来了。堤堰上到处堆着一捆一捆的芦席、椽子、沙袋……人们有的在搬运器材，有的在抬土培堤。人来人往，乱哄哄。我们穿过人群，顺堤往东走了一段，就到了防汛指挥所。这是一间泥土小房，房周围也堆着好多防汛器材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只见屋里挤满了人，乡党委翟书记，海门村和田家庄的支书、社主任都在里边。一个个都是愁眉不展。有些人在拚命抽烟，满屋子乌烟瘴气。我们在门口站了半天，谁也没有理睬。这时从门外进来个年轻姑娘，身上背着个带红十字的背包，看样子是医生，她忽然发现了我们，惊喜地喊

道：“啊，老田！”她这么一叫喊，把全屋人都惊动了。人们都站起来，乱纷纷地喊道：

“老田来了？”

“知道你要来的！”

“你可来了。”……

人们脸上的愁云消散了，语音中充满深厚的情感。看得出来，大家对老田十分信赖。好象只要老田一来，洪水再大也没啥了不起。

老田问了问防汛器材准备的情况，抢险队组织了多少人，又问河水上涨的速度。翟书记说：“一个钟头以前还是半河槽水，刚才一下子就漫到阳台上。”老田沉思了一下说：“这是北沟的水下来了。待一会还要猛涨，赶快把席子敷到堤上，看样子风不会停。”他刚说完，就有几个人跑出去了。

老田满屋子扫了一眼说：“怎么老姜头没来？”海门支书老靳说：“刚才觉得不要紧，就没叫他。”老田生气地说：“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”说完随手拿起了电话耳机。老靳说电话线断了，正在派人修理。老田扔下耳机说：“你马上回村去把他请来。”回头又对我说：“你也跟他去，给牛局长打个电话，要他马上把席子敷到堤帮上，要特别注意王家坟那一段。”我听他吩咐完，连忙就跟老靳走出来。

我们从堤堰上走过去的时候，只见人们正在匆匆忙忙往堤上敷席子，有两个人在互相低声谈论：

“老田一来，这就不怕啦！”

“不怕啦？没危险老田来干甚？”

“你别提心吊胆，老姜头没来！”

我低声问老靳，老姜头究竟是个什么人。他说：“堵决口的

行家。反正找他来就没好事！”他叹了口气又说：“要真的决了口，南边这七个村，都得灌了老鼠窝！”我听了，心里也觉得很沉重。我告他说，明年就没关系了，秋后要在三岔河上游修水库，我在县上看到过这个计划。

我们下了渠道，一口气就跑到海门村。老靳去找老姜头，我忙到社里打电话。过了不多一会，老靳扶着个白胡子老汉进来了。他给我介绍说这就是老姜头。看样子老姜头有七十多岁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晃，好象随时都可能摔倒。老靳要备牲口送他，他说：“你有事前头先走吧，我后边慢慢来。万一要出险，也在后半夜哩！”我也说：“老靳，你先走吧，我照护老大伯。”老靳匆匆忙忙走了。我便扶着老姜头，慢慢往堤上走。

路上老姜头问我道：“老田病怎么样？好了吗？”我反问道：“什么病？”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老田有病。老姜头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！他腿疼的要命，去年冬天连炕都下不来了。叫什么？……对了，关节炎！”

怪不得老田平常走路慢慢吞吞，怪不得这么热的天还穿着棉裤。我忽然想起他下了汽车以后走的那么快，心里说：“这不知道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！”

老姜头是个很爱讲话的人。他告我说：老田的关节炎是一九五四年得的。那年秋天，雨多洪大，这一带都淹了。老田淋着雨渡着水指挥各村防汛排涝，一连在水里泡了七天七夜。等洪水过去之后，他的两条腿都被水浸得浮肿了。老姜头赞叹地说：“真是个干家！比他爹还强！”接着他就给我讲起了老田的历史。

原来老田的家，就住在离海门村二里的田家庄。他爹活着的时候，和老姜头是最好的朋友，是这一带有名的水手头。从前，每逢决了堤，总是他们几个人负责堵。那时候，虽然县上在

这里设有“河务委员会”，可是那些老爷们除了捞钱，什么都不管。每年老百姓不知道要出多少河务捐款，但河堤经常是破破烂烂，多少发点洪水就决口，一年至少要决一两次。有时候，一次就开两三个口子。每逢洪水下来，那些老爷们不要说上堤，早夹着尾巴跑了。结果，老百姓花上钱，还是要自己去堵。

老田十来岁的时候，就跟着他爹和老姜头在堤上干事，这人胆大、心细，有股钻劲。二十来岁的时候，就成了这一带的红人。解放后，县上提拔他当了水利技术员，后来又入了党，工作劲头更大了，整天起来东跑西颠，领导各村挖河、开渠……一九五三年在专署训练班学习了几个月，本事更高了。现在全县一些大的水利工程，都是他亲手设计的。

我们谈谈说说，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南堤。老姜头不让从堤上走，要从庄稼地里绕到指挥所去，我问他为什么？他笑着说：“人们要看到我来，一定觉得不吉利。”我只好扶着他绕到指挥所那间小屋里。

屋里冷冷清清，只有老田和那个年轻女医生在。只听老田对她说：“桂兰，你就在这里守电话，不要乱跑，天塌了也不准离开！”看样子电话已经修通了。老田说完，一扭身看到了我们，忙亲热地和老姜头打招呼。老姜头说：“怎么？今晚上熬不过去？”老田皱着眉头说：“风太大，危险啊！大叔，你先上炕躺躺吧，需要的时候再叫你。我要到东边看看去。”说完就往外走。我也跟着他走出了屋门。

河里的水比我离开时候又涨了好多，虽然离堤顶还差一公尺左右，可是风浪很大，风拥着浪花不断向堤上猛扑，“唰——”扑上来，“哗——”退回去。接着又扑上来，又退回去。要不是堤帮上敷着席子，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这么冲刷。我和老田走了